

112711

愛國主義與蘇聯科學

瓦維洛夫等著 謝黎華譯



愛國主義與蘇聯科學

瓦維洛夫等著 (ВАВИЛОВ)
謝楚等譯



商務印書館

愛國主義與蘇聯科學

瓦維洛夫等著
謝楚等譯

★版權所有★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商務印書館北京印刷
(52004)

1952年6月初版 1953年3月再版

印數4,500—7,500 定價2,600

目 錄

前 言	(1)
愛國主義與蘇聯科學	S.I. 瓦維洛夫(4)
謝 楚譯	
爲和平而鬥爭是科學家的神聖	
任務	N.A. 馬克西莫夫(29)
爲和平與進步而鬥爭的蘇維埃	
科學	O. 莫申斯基(35)
斯大林指導下的蘇聯科學	(39)
斯大林時代勞動和科學的結合	S.I. 瓦維洛夫(45)
蘇維埃的科學	J.D. 貝納爾(48)
江詩永譯	

前　言

這一本小書收集了六篇文章，可以分作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蘇聯科學院前院長瓦維洛夫著“愛國主義與蘇聯科學”、蘇聯科學院院士·季米里亞席夫植物生理學研究所所長馬克西莫夫著“為和平而鬥爭是科學家的神聖任務”、莫申斯基著“為和平與進步而鬥爭的蘇維埃科學”等三篇。從這三篇文章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先進的蘇聯科學的偉大成就，蘇聯科學在國家建設工作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無比貢獻，而且可以看到蘇聯科學家向着資產階級科學家底落後的腐朽的唯心的觀念形態作着不倦的無情的鬥爭，更可以看到蘇聯科學家對人類進步事業的深切關懷，以及在全世界人民保衛世界和平的偉大鬥爭中的高度熱情和積極行動。這三篇文章可以向我們說明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如何的貫徹在蘇聯科學工作和蘇聯科學家的理想和實踐中。

第二部分包括：“斯大林指導下的蘇聯科學”、“斯大林時代勞動和科學的結合”兩篇。這兩篇文章概括地向我們說明十月革命之後蘇聯科學事業進展的具體情況，及其確定的工作方向——科學和勞動人民的結合，科學和生產實踐的結合。在偉大的領袖斯大林指導下，蘇聯科學正在飛躍地發展，並將不斷地無限止地發展下去。

末了一篇“蘇維埃的科學”是英國進步科學家貝納爾於 1949 年訪問莫斯科回國以後的一個報告。在這裏他以資本主義的英國科學和社會主義的蘇聯科學作了鮮明的對比，指出了它們之間本質上的不同。蘇聯的科學工作有高度的計劃性，但是蘇聯科學家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蘇聯科學家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因此蘇聯的科學事業永遠和人民結合在一起，從人民中來，再回到人民中去，因此蘇聯科學所以得到驚人的成就，成為先進的科學，是根源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

關於“斯大林指導下的蘇聯科學”文中指出的蘇聯政府在 1950 年通過的一系列的建設工程的決定，可以閱讀我們編輯的另一本讀物“蘇聯的偉大和平建設”（鍾以莊譯），將這兩本書結合起來讀，更可以對蘇聯科學技術的成就有進一步的全面的認識。

中國人民將確切不移地向蘇聯學習，走向社會主義

並且最後達到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偉大的經濟建設高潮即將到來，全國知識份子正熱烈地投身在廣泛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通過這一思想改造運動，每個科學工作者正在努力檢查和肅清自己的封建和資產階級思想殘餘。因此，我們相信，這一本小書對科學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建立對社會主義科學的正確認識，是可以有幫助的。

目前，美帝國主義正在朝鮮前線和我國東北實行撒佈細菌的滔天罪行。全國科學工作者正以無比的憤怒注視着美帝的罪行，並參加了反細菌戰的積極行動，同時更清楚地認識了科學被掌握在帝國主義者和戰爭販子的手裏，對人民將產生何等嚴重的災害，從而進一步地看清資本主義科學的真實面目。我們願意號召，全國科學工作者加強思想改造和政治學習，將本身的工作和人民的事業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觀，為鞏固國防、發展祖國經濟建設、保衛世界和平、爭取人類持久幸福作不斷的有力的奮鬥！

商務印書館科學大眾社

一九五二年三月

愛國主義與蘇聯科學

(原名：論蘇維埃科學家的尊嚴與榮譽)

蘇聯科學院前院長 S. I. 瓦維洛夫著 謝楚譯

由於我們的人民在列寧、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的緊張的不斷的鬥爭和建設活動，偉大的蘇維埃國家產生了。社會主義的國際及國內敵人，試用各種方法傾覆蘇維埃政府，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恢復舊的資產階級地主秩序。我國人民不得不同他們作長期的鬥爭。

在蘇維埃政權的頭幾年中，我們不得不同公開的敵人——外國干涉者和資產階級白黨反革命作鬥爭。

國際帝國主義對蘇維埃國家的第一次軍事進攻，結果完全失敗了。由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蘇維埃人民，順利地保衛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的祖國。

在國際帝國主義和白黨反革命試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的軍事失

敗之後，敵人改用新的鬥爭方法和工具，反對蘇維埃國家。在蘇維埃建設的一切基本部門中，開始了一個陰謀怠工破壞時期。這個破壞工作是由國內階級敵人和其國外資本主義同謀者一同進行的。

蘇維埃國家依靠其人民的堅定的愛國主義和警惕性，粉碎了敵人暗地損害蘇聯成長中的力量的企圖。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蘇維埃人民獲得了世界歷史性的勝利。在我國內，消滅了剝削階級，建立了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和蘇聯國際威望的增高，引起了國際帝國主義陣營中一場新的狂怒。國際帝國主義反動勢力所產生的法西斯主義，改用公開的鬥爭方式反對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最早日本軍閥試圖侵入蘇維埃境內，結果被擊潰了。之後，在1941年，希特勒匪幫背信地向我們的蘇維埃國家攻擊。蘇聯的偉大衛國戰爭，是與一個叛逆的強大的敵人——德國帝國主義強盜開始的。布爾什維克黨喚起一切蘇維埃人民去保衛社會主義的祖國。這次敵人被打垮了。國際帝國主義以其醜惡的產物——法西斯主義為代表的第二次軍事進攻，結果也完全失敗了。偉大的衛國戰爭是蘇聯及其武裝力量的光輝勝利所完成的。在這次戰爭中，蘇維埃人民不但保衛了他們的社會主義的祖國，消除了國內德國法西斯屠殺者，並且拯救了世界文明，協助歐洲的人民擺脫法西斯的羈絆。

但是獲得了勝利並不保證帝國主義者不再把戰爭加於我們身上。這次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從新夢想消滅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破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者有意向蘇聯和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發動戰爭，企圖在

現在用一切方法陷害蘇維埃國家，削弱它的威力，損害蘇聯作為和平民主的主要擁護者的國際威望。因此，我們必需提高警惕。在蘇維埃人民的前面，擺着反對戰爭分子、支持和平民主及社會主義的堅決鬥爭的任務。

在這個鬥爭中，最強大的武器是蘇維埃人們對自己的國家及其利益的忠誠。每一個蘇維埃人對其祖國的愛國主義的義務的明白覺悟，是有巨大意義的。這個義務有時在普通法律規定之外的形式表達的。違背了這個義務，應當受蘇維埃社會的嚴厲的懲斥和責難。

列寧斯大林黨在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中，在對社會主義祖國利益的忠誠中，在對蘇維埃國家義務的高度覺悟中，在保持蘇維埃人們的榮譽和尊嚴中，培養着我們的人民。

在這個關係上，在我們的一切知識分子，尤其是我們的科學家前面提出的任務，是偉大的和光榮的。

蘇維埃科學家，不只是科學或技術的這個或那個部門的專家，他首先是覺悟的蘇維埃公民，愛國者。他應該把自己的科學活動看作自己在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全民事業中的可能的貢獻。他應該對祖國的義務有高度的覺悟。他應該積極參加鞏固我國經濟軍事力量的事業，幫助我國文化的不斷成長。

蘇維埃科學家應當特別明白其科學工作對於蘇聯進一步發展的異常重要性。高的科學技術水平是鞏固和發展蘇維埃國家的必要條件。有了蘇維埃科學的協助，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道路上的許多障礙被排除了。蘇維埃科學在許多方面促進了蘇維埃軍隊反抗

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成功。但是在戰後時期內，更大的任務擺在蘇維埃科學前面。科學應當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幫助加速蘇維埃社會在走向共產主義道路上的發展，促進生產的不斷成長，加增蘇維埃人們的幸福，協助鞏固我國的軍事力量。

我們的蘇維埃科學是以最先進的馬克思列寧的世界觀為根據的。它與生活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與千千萬萬的蘇聯人們的創造勞動結合在一起的。我們的先進的科學，有無限量的機會不斷地成長改善。斯大林同志早在二十年前論述先進的蘇維埃科學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比較最重要的優越點時說：“我想我國的革命習慣和傳統，它的反對思想停滯的鬥爭，替科學的繁榮創造了最有利的條件。不容懷疑，資本主義學校裏的老教授們所特有的鄙俗狹窄和循規蹈矩，是科學的絆腳石。不容懷疑，只有從這些缺點中解放出來的新的人們才有能力作完全的和自由的科學創造。在這方面，我國有變成從羈絆中解放出來的科學的堡壘和苗床的偉大前途。”（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七卷，八八——八九頁）

蘇維埃現實明顯地說明了斯大林同志的話。米邱林的生物科學是最清楚的，但是決不是唯一的證明。然而在一些問題上，我們的科學思想還落在與時俱增的任務後面。在現代的情況中，這種落後情形是特別不可容忍的。我們的科學可能而且必需在最短期內消滅這種落後情形，可能而且必需在一切部門內、在一切問題上，追過我們的實踐工作，照耀實踐工作上升到共產主義的勝利道路。蘇維埃科學家不應當一刻忘卻了我們的領袖的指示：“……在最近期間，就不僅會趕上，而且會超過國外科學的成績。”（斯大林：“在

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兩次選民大會上演說”，中文本，三〇頁）

蘇維埃科學家愛國者們，動員了自己的一切才能、知識和力量，完成斯大林同志的這個指示。但是在肅清諂媚資產階級科學的事實以前，不能順利地完成這個指示的。因此，我們現在比以往更應該尊重蘇維埃科學家的榮譽。

蘇維埃民族的自豪心和反對媚外現象，應當是我國科學家的尊嚴所固有的特徵。

公開的和隱蔽的敵人特別關心我們的科學的情況。他們願意知道我們的成就、我們的試圖，和我們還不知道和不會做的東西。根據這些，他們擬訂自己的計劃。

近來我國的一些科學家們，爲了追逐狹隘的貪婪利益，不得到蘇維埃科學領導機關的同意，把自己的論文送往外國，在外國科學雜誌上發表。熱心爭取把自己的作品在外國雜誌發表，是諂媚外國科學最有害的現象之一。

這樣的媚外是十月革命以前時代所遺留給我們的現象。格里波也多夫在譏笑媚外時，論及從波爾多來的法國人，“在自己的身邊召集一種議會”，一種虔誠地傾聽外國人的格言的貴族莫斯科人的議會。縱令俄羅斯科學權威羅蒙諾索夫、謝琴諾夫、蒙捷列葉夫、朱科夫斯基等堅決反對崇拜西歐，崇拜科學部門裏外國人的意見，有些大大小小的科學家們，還是許多次犯了這個過失的。我們的科學院在十九世紀出版的許多定期或無定期刊物是用德文寫的。外國雜誌的意見，在判斷科學工作的意義時，被認爲有決定作用的。

現在的個別的蘇維埃科學家，有時還不能摒除類似的對外國

“權威”的奴性態度。在一些科學引證中，“國外聞名”的定義，變成標誌科學家及其作品的高貴評價的套語。這個所謂“世界名聲”，時常是由作者是否把自己的論文在國外發表而決定的。但是在國外發表文章並非難事。有時候被蘇維埃雜誌拒絕的錯誤作品送到大的外國雜誌去，在它上面發表了。這樣，作者就成為“國外聞名”的科學家了。

過分地、時常顯然無根據地引證外國著述，也是從對外國權威過高評價得來的惡劣病症。有了這種病症的一些年輕的蘇維埃科學家們，有時候試圖借用被拋棄的外國人的讚譽詞句，對抗我們的龐大專家集團方面的嚴正批評。甚至收集外國評語，經常用來作自我宣傳的情形也已經遇見過了。這一切根本上與蘇維埃科學的精神和任務相抵觸的，應該加以最嚴厲的叱責的。

媚外主義，在西歐科學前面卑躬屈膝，導致了並且導致着非常悲慘的往往沒有預料到的後果。媚外主義的結果是外國人採取卑賤的敷衍態度，甚至漠視態度，對待蘇維埃科學。所以 1946 年英國雜誌“發現”上發表了佛里特法爾特的論文“科學是政治力量”。作者試圖在文中確定科學發展的數量的規律，並用曲線來說明。他把諾貝爾獎金也當作“數學”研究材料。作者計算各別國家在諾貝爾獎金的四十五年歷史中所接受的獎金數目。結果一百四十一個獎金中，只有兩個贈與俄羅斯科學家：巴甫洛夫和美支尼科夫。在這種基礎上，作者作了關於俄羅斯科學情況的結論。

在佛里特法爾特的論文及贈送諾貝爾獎金中，找到了國外資產階級科學界對我們的祖國的科學的漠視態度的顯明例證。如果

細看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的名單，那末我們就發現其中沒有自古以來最偉大的化學家蒙捷列葉夫，沒有本世紀頭二十年中世界最著名的試驗家李別金夫，發明無線電的獎金贈與布拉文與馬可尼。具有天線的無線電的真正發明家波波夫教授的名字，反而不在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的名單上。

1930 年發明光的組合散射的獎金贈與印度物理學家拉賈。然而現在已經準確地斷定：在拉賈的同時，曼傑兒舒達姆院士和藍特斯布格院士獨立地發現了同樣現象。他們的名字依然沒有算在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之內。

傑出的俄羅斯生理學家季米列疆夫和齊佛葉特也沒有獲得諾貝爾獎金。後者發明了現在在全世界應用甚廣的驚人的新的複雜有機分子溶液分析法（所謂彩印法）。

從這個簡短的極不完全的敘述，可以看出諾貝爾委員會故意迴避了俄羅斯科學，同時也表示了輕視俄羅斯科學的態度。帝俄時代我國所培養的媚外奴性，鼓勵了外國人對待我們祖國科學的這種態度。

我引一個例子，說明今日外國人對待蘇維埃科學的這種態度。我同許多蘇維埃科學家一樣，接到諾貝爾委員會的委托書，要我對 1948 年度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適當候選人表示意見。這篇諾貝爾委員會的委託書是用四種語言寫的：瑞典語、法語、德語、英語。在我們的軍隊和人民把全世界包括瑞典在內從希特勒主義統治的威脅中拯救之後，蘇聯接到這樣的沒有附俄語本的文件，只能認為是對我們的一般科學和文化的侮辱。諾貝爾委員會的領導者

在發出材料時，連附加俄語的第五頁的最底限度的圓滑也沒有了。但是寄給我這份材料的瑞典人，很顯然是熟悉俄語的，因為在瑞典語本上，委員會的秘書親筆用俄語無錯誤地寫道：“致莫斯科瓦維洛夫院士。”

傳播媚外主義的另一結果是西歐和美國多次不法地應用我們的科學成就和我們的出版物。

在十九世紀開始時，英國人亨孚利·傑維擅取發現木炭的碳極弧光的首創權，雖然由於俄羅斯院士彼得羅夫和克拉夫特研究的結果，早在 1802 年發現了。1804 年，我們的科學院把碳極弧光的現象，用法語和德語通知各國，並且宣佈關於光的性質的作品的獎金。因此，在當時碳極弧光的現象已經是衆所週知的。但是，一直到现在，在西歐各地，碳極弧光總是與傑維的名字結合着的。

大家知道，意大利工程師馬可尼從俄羅斯科學家波波夫擅取了發明無線電的首創權。俄羅斯工程師羅德金最早創造白熾燈的事實是無可懷疑的，是由專利特許證所肯定的。然而外國資產階級科學界迄今把創造第一盞白熒燈歸功於愛迪生。在德國有過擅取門德雷業夫發明元素週期表的企圖。在美國，也有人試圖擅取出色的俄羅斯物理學家李別金夫的最早發現和測量光的壓力的首創權。

類似的事實在今日發生了。不久以前，我有機會從倫敦廣播中，聽到對於第一次在英國製成的反射顯微鏡的過分誇獎。廣播順便提到蘇聯曾經製造過類似的東西，“但是關於在這部門內的進一步的工作英國人就不知道了。事實上，由於馬克蘇托夫，勃魯伯格，

拉特欽果等研究的結果，反射顯微鏡早在 1943 年在列寧格勒的國家光學研究所創造了。目下已有整套的這些特種器械出售。1945 年在一本英國雜誌裏，發表了關於這個顯微鏡的消息。

另外一個例子。不久以前，一位美國物理學家把蘇維埃院士福克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改寫了，用自己的名字在美國雜誌“物理評論”上發表了。關於我們的研究成績，我同我的同事們有類似的經驗。

蘇維埃科學的產物，在國外時常被認為是“無主的東西”，是可以任意處理的原料。

這一切的可恥事實，只是因為我們的一些科學家誣媚外國科學，才會有的。

我們的一個不體面的風俗，尚未消滅——只在國外獲得佳評之後，才充分地承認一種科學工作。關於這一點，可以引證相當數目的不同例子。我現在只提很少的幾個。

馬傑列舒達諾、巴巴列克西、克瑞樂夫、安特羅諾夫及其學生們的在力學、無線電學及其他部門中的出色的非直線振動的研究，只在國外獲得好評之後，我們才廣泛地承認。然而這是重要的科學技術成就之一。

蘇維埃青年物理學家契林可夫所發現的極端有趣的新的光學現象，就是電子在物質媒介物超光速的運動中產生能見的光，只在美國重複契林可夫的試驗之後，獲得真正的承認。有好幾年，人們蔑視，不相信，譏笑，甚至駁斥這些經驗。只在美國雜誌上發表討論同一問題之後，才獲得普遍的承認。

科學界的懷疑態度，對祖國科學的不信任，有時對外國成就的過分熱心，蔓延到工業技術部門中去。我們把科學的結果灌輸到實踐中去時的困難，是大家知道的。這些困難時常與對自己的科學的不信任，同對西歐和美國的關心結合着的。在我們的工業中灌輸科學成就，只有在類似的外國建設和工業中的現象已經週知之後，才能開始。有時我們的工程師、政府部門和企業的領導者把外國經驗看作確實地估計這個或那個辦法的基本標準。

在科學界產生羅蒙諾索夫、魯巴捷夫斯基、門德雷業夫、巴甫洛夫、李別金夫、福德洛夫、季米里亞席夫、米邱林、朱科夫斯基、曼傑列舒達姆及許多別的偉大的科學家的國家，不該遭受這樣的對待的。我們的科學在自己的活動分子中有最偉大的成就和發現。我們的科學在世界各國科學競賽中，不僅希望獲得平等地位，並且企圖變成世界上的第一流的科學。

至於說到研究社會科學現象的科學，那末，外國的資產階級的假科學，無法與一個向世界貢獻列寧主義的國家的科學相比擬的。在這個部門內，人類的一切先進才智已經很久地向我們的國家、我們的蘇維埃科學、時代的偉大思想——列寧斯大林思想看齊。

我們也早該承認我們的祖國的科學家在自然科學和技術思想中的成就，正確地和莊嚴地估計他們的許多偉大發現，掌握論證去指明和證實我國的科學在創造發展世界文化中的巨大作用。

從羅蒙諾索夫時代到現在，已經過了二百年了。在這個時期內，光榮的出色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工作者羣在我國產生了。我國向世界貢獻了淵博的天才——列寧和斯大林。